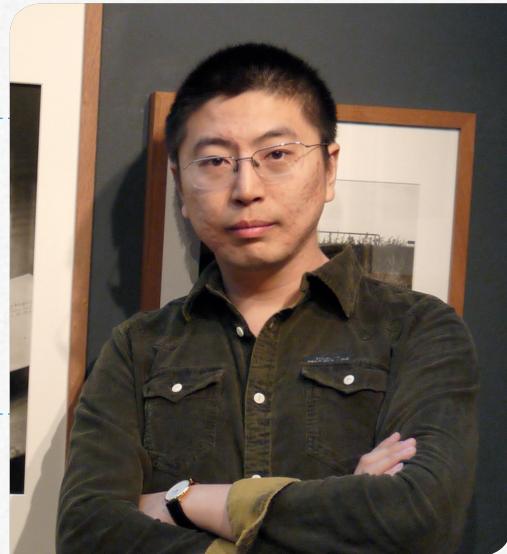


缘分的天空： 张铎与开心麻花

■ 本刊记者 曾卓崑

张铎，200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，曾任出版社编辑7年，后加入“开心麻花”，任董事长助理。



2007年，中国话剧诞生100周年，清华学生戏剧演出现场。

座位席，贴着“英若诚”名字的椅子空着。

在台上演戏的外文系学生张铎，瞥见那张空椅子……

缘起：由英若诚到中国话剧百年

清华大学的外文系成立于1926年，初名西洋文学系，1928年易名为外国语文学系（简称外文系）。1952年院系调整期间，外国语文学系建制撤销，主要师资力量并入北京大学、北京外国语学院（现北京外国语大学）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。1983年恢复系级建制，开始招收英语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班（1985）。2010年又更名为外国语言文学系（简称外文系）。

1952年院系调整前，外文系经历了建系初期至抗日战争爆发（1926.04~1937.07）、西南联大时期（1937.07~1946.05）、复员至院系调整

（1946.05~1952）三个历史发展阶段。其间，西南联大外文系由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的外国语文学系联合组成。

1929年~1951年，外文系历届本科毕业生共约450余人（含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生）。在一个社会激烈动荡，中西、古今、文理剧烈碰撞冲突的年代，一批饱读诗书、博学强识的杰出系友脱颖而出，如：钱钟书、曹禺（万家宝）、季羡林、杨绛（杨季康）、赵萝蕤、王佐良、许国璋、周珏良、穆旦（查良铮）、李赋宁、许渊冲、文洁若、宗璞（冯钟璞）、英若诚、江枫、资中筠等，可谓群星灿烂，人才辈出。

他们共同开启并承接了中国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中西融会、古今贯通的先河与传统，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兴起和发展、为推动中西人文交流做出了承前启后的历史性贡献。

时间进入2006年。适逢外文系成立80周年，系里一个重头活动是学生们分头联络老校友。张铎负责联络的，是英若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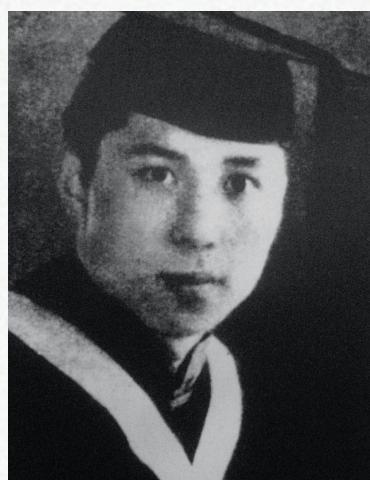
英若诚，1929年出生于北京的书香世家，少年时就读于天津圣路易教会中学。1945年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。在大学时期，英若诚参加了业余的“骆驼剧团”，并出演《保罗·莫莱尔》《春风化雨》等话剧。1947年，还未大学毕业的英若诚翻译了谢尔盖·爱森斯坦的作品《电影感》，从而开启了她的翻译生涯。1950年，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。

英若诚在清华读书，临毕业之际，去图书馆（现在的图书馆老馆）看书，看到了《推销员之死》这本阿瑟·米勒的戏剧代表作。1983年，英若诚将《推销员之死》译成中文，并将之搬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舞台，同时在剧中饰演年逾花甲的推销员威利·洛曼。

“说英若诚是第一位在戏剧上与国际接轨的人，一点儿



洪深



曹禺



英若诚

都不为过。他当时引进了包括《推销员之死》在内的五个剧，如《芭巴拉少校》《哗变》，还有莎士比亚的《请君入瓮》等。”“后来英若诚曾任文化部的副部长，外文系成立80周年联络时，我是在高干病房见到的他。”张铎说。

2007年是中国话剧诞生100年。外文系在学校做了一个戏剧专场，把与清华相关的几个戏串在一起演，其中有洪深的《咸鱼主义》、曹禺的《日出》和阿瑟·米勒的《推销员之死》。张铎是主演。

这几部戏或者作者都和清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：1912年，洪深考入清华学校实科读书。清华校园的戏剧对洪深“为人生艺术观”的形成奠下基石。洪深说：“在清华四年，校中所演的戏，十有八九出于我手。”可见他当时已是清华校园内戏剧活动的中坚力量。曹禺则是1929年由南开转入清华外文系二年级，1933年夏秋之间作《雷雨》，秋入读清华研究院。1935年，著名电影演员阮玲玉自杀。曹禺甚表慷慨，创作《日出》。《推销员之死》则是由英若诚翻译并主演的。与英若诚既是系友，也同样出演过《推销员之死》，张铎邀请英若诚来观剧，英若诚答应了。

那次演出，曹禺的女儿万方来了，而张铎所盼望的英若诚终是没有出现。“演出原定于9~10月间，由于学校场地的问题推迟到11月。医生认为老爷子的身体不能折腾，他于是出不来，后来不久就过世了。”

这便是文章开头那张空椅子的故事。故事里有清华外文系，有英若诚，也有张铎。大学期间的这段经历，使张铎与戏剧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积淀：7年，出版社编辑

张铎毕业后做了图书出版的编辑。他所在的出版社叫世纪文景，做过很多畅销书，比如《达芬奇密码》《追风筝的人》《魔戒》《霍比特人》等等。

张铎做编辑，一晃就是7年。他说能拿得出手的书是《周作人译文全集》十一卷，前后做了好几年，还做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图集》，“算修国史吧，因为是与国家博物馆合作，每十年才出一次。书很厚，也很大，用图片展现文物”。

张铎还出过美术史、艺术史有关的书籍。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，建馆伊始若干年，所有大展的画册都是张铎作为策划编辑。艺术史界知名学者巫鸿（若论中国艺术史研究，他排当世前三）



《周作人译文全集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2年

很多重要著作的出版都是张铎辛勤工作的成果。

做了7年出版，张铎觉得太累了。他辞了职，先是做了一点移动互联网的创业，由于机缘巧合认识了“开心麻花”的创始人之一，应邀一脚踏进了新的天地。

逐梦：麻花即兴，活在这一刻

2015年，“开心麻花”第一部电影《夏洛特烦恼》票房火爆之前，张铎加入了开心麻花。

“说实话，一开始是抱着研究的心态加入的。我想知道大家为什么那么喜欢开心麻花？喜剧在我看来要传递快乐，它首先得让人开心，是正能量的东西。在这个社会里，总得有些积极、乐观的东西。人心里总得守着些东西，遇事就不会慌，不会受影响。”

“借助电影，麻花的传播力量在扩大。一场话剧只能服务现场几百位观众，而开心麻花的票房达到二十多亿，一张票三四十元，说明有四五千万人（次）看过电影，所服务的观众数量大大增加。”

张铎加入开心麻花，更确切地说，是因为一个叫“麻花即兴”的新事物。

“‘即兴’是美国一个独立发展的戏剧影视表演体系。它的形式通常是6到8个人表演，像篮球队一样。演员们有训练，而不是排练。这6到8个人站在台上，台下观众现场给出一个关键词，这几位能当场连编带演，演出一场戏，长度大概15~30分钟。这事挺难，在咱们中国基本没有，从美国专门请老师来教。”

“我当时离开出版社也是想着自己干点什么，其中想尝试的一个方向是教育。我喜欢戏剧，也喜欢教育，‘即兴’这个事正好是戏剧教育，我就觉得可以一干。”

“我们现在定义‘即兴’的slogan就叫‘活



“麻花即兴”的训练照片

在这一刻’。说它没有排练，只有训练，因为它是小剧场的现场演出。‘即兴’的演出逻辑是‘yes...and’，这是一个合作的逻辑，‘yes’首先是我无条件地信任你、同意你，‘and’的意思是我不能停留在这，我得加点儿东西。这个人‘yes...and’了之后，接下来再进来的人还要再往前发展。”

“这样的搭配不指向唯一目的，而指向一个更容易达成合作的状态。它需要你活在这一刻。你别想他对不对，先当他是对的，你也别管上一刻这事对不对，演戏的时候，先别想后面，演好当下的这一分钟，事件的发展可以有多种可能性。事情也不会无限制发展下去，它有起因、发展、高潮，当大家感觉到了高潮，这场戏就收了，也不是每次都是见好就收，也有见坏就收的。”

“‘即兴’还会给人一种什么感受呢？——

我今天这场演得好也罢，坏也罢，都没关系。因为翻篇，明天重演。所以，这种东西不会是电影，也不可能固定是舞台剧。《日出》演多少场都是一样的走向、一样的结局，但‘即兴’不是，它是小剧场戏剧，对演员的要求高，在台上既是演员又是现场编剧，还得知道什么时候叫停，这相当于导演。所以‘即兴’首先是培养演艺人才的方式，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它很繁荣。”聊到“麻花即兴”，张铎是非常熟稔的。

约采访的时候，张铎问我，“采访我？清华毕业的，不造原子弹，能接受采访吗？”

还是摘录采访中他自己的话来作答吧，“假如我不是一个能造原子弹的人，假如我不能影响世界的格局、中国的格局，假如我能让100个人快乐一点儿，是不是也很好？”

Yes.